



商场、官场中的厮杀与较量
金钱、权力下的阴谋与爱情

李廷贤◎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廷贤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痛/李廷贤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765-614-2

I. ①商…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574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515 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个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另一个则是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

——〔英〕萧伯纳

目 录

第 一 章	涌向足球场	001	
第 二 章	风雨绿茵铿锵玫瑰	008	
第 三 章	女老总勾画关系图	015	
第 四 章	周慧莎约见高富有	023	
第 五 章	高富有是个男“窦娥”	030	
第 六 章	情人郑砚池	037	
第 七 章	情侣沉入温柔乡	044	
第 八 章	副省长家的小保姆	049	
第 九 章	副省长的夜宴图	056	
第 十 章	黄河岸边话《易经》	063	
第 十 一 章	五味杂陈女老总	070	
第 十 二 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076	
第 十 三 章	小保姆的边缘生活	084	
第 十 四 章	孤男寡女只有一个故事	091	
第 十 五 章	洞悉漂亮女孩儿的纵深世界	098	
第 十 六 章	遴选女子仪仗队	105	
第 十 七 章	大果小果亮相四海商场	113	
第 十 八 章	大东方酒店的聚会	120	
第 十 九 章	聚会是个大舞台	127	
第 二 十 章	大东方酒店宾多宴长	134	
第 二 十 一 章	五光十色的生活方式	142	
第 二 十 二 章	几个赴宴的商户代表	149	

目
录

001

第二十三章	大东方酒店的卜昼夜宴	156
第二十四章	张河川酒后劫艳	164
第二十五章	先强奸醉女再见义勇为	171
第二十六章	光临四海	178
第二十七章	消防支队长的风花雪月	185
第二十八章	男市长女老总情有独钟	191
第二十九章	疯狂的男欢女爱	198
第三十章	张河川出手就有	205
第三十一章	大果小果的多面生活	211
第三十二章	泊在红颜的港湾里	218
第三十三章	采购大单化为丰厚效益	225
第三十四章	能过头的赵锡成	235
第三十五章	一杆猎枪弄巧成拙	242
第三十六章	赵锡成和张河川	249
第三十七章	小人物的大气场	256
第三十八章	省会“12·6”银行抢劫案告破	259
第三十九章	追根溯源“12·6”大案	264
第四十章	担惊受怕的享受	272
第四十一章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279
第四十二章	整装待发说情色	286
第四十三章	和初恋一起开拔	291
第四十四章	周慧莎描绘众嫌犯	295
第四十五章	风声鹤唳河湾镇	300
第四十六章	“公安”口中的女人	305
第四十七章	男公安捉贼女老总作陪	311
第四十八章	赵辛庄里的仁蠹贼	314
第四十九章	老校长被“文物”套牢	318
第五十章	双龙戏珠钧瓷花瓶	323
第五十一章	张才墓不离桃花庵	328
第五十二章	要命的邂逅	331
第五十三章	九斤饭店	335

第五十四章	断其一指	341
第五十五章	鲤鱼行了个王八运	346
第五十六章	女人、苦瓜和狗	351
第五十七章	荷花姑娘和“西门笼头”	358
第五十八章	男人、毒药和狗	364
第五十九章	市长背情妇	371
第六十章	蹩脚之作——《公安楼记》	378
第六十一章	大案破后爽歪歪	385
第六十二章	友情	392
第六十三章	商场？战场？	399
第六十四章	玩鹰被鹰啄了眼	406
第六十五章	丰林商场遭遇消防问题	413
第六十六章	禽兽衣冠与衣冠禽兽	420
第六十七章	工作组进驻四海商场	426
第六十八章	标兵商户谭雨嘉	432
第六十九章	五朵金花(一)	438
第七十章	五朵金花(二)	444
第七十一章	五朵金花(三)	451
第七十二章	“12·6”大案座谈会(一)	457
第七十三章	“12·6”大案座谈会(二)	463
第七十四章	商场飞雪	467
第七十五章	男人的担当	473
后 记		479

第一章 涌向足球场

商户高富有和他这帮狐朋狗友，都是在他入驻四海商场之后黏糊在一起的。包括瘸子张河川，黑大个儿赵锡成，教授痞商舒来根，似是而非的女友梁金花，漂亮新潮的女商户谭雨嘉、洪英妹、桑葚红、谷晓寒，等等。通常，大家都各自打理生意，抬头卖货低头数钱，猪蹭痒痒各顾各，反正是杂货铺里的棺材，死活绕不开赚钱。但他们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杂牌军大会师一样喧嚣热闹，碰撞出许多生动的故事来。大商场里的小商贩群落，砍断骨头连着筋，混合风味的大锅烩菜，醇香而辛辣。

高富有原本性格木讷，言语羞怯，不爱和人开玩笑。他是阴差阳错从农村被挤对到城市的。回想起来，就像洪水中的小猫小狗一样，颠沛流离在都市的背街小巷。开始捡破烂，捡着捡着，竟然捡发达了。前不久，甩出一把钱，竟在这个黄金地段的商品批发市场抓阄抓了个一楼五排三号，租下一个黄金摊位，脱离拾荒族，进驻四海商场，经营小商品。并答应商场提出的条件，替商场跑跑腿，为商户服点务，月租金比人家少交一些，当上了这一排商户的组长。所以，在他的名字外，又增加了不少称呼，如五排长、一五三、董事长、高老头，都是他一个人的头衔。甚至，也有喊他高把头的，高维持的。有点儿歪心眼儿的，就喊高腿子，喊转了，高富有就成了大家的——狗腿子。

高富有的日子风雨飘摇，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就几乎全白了。在商场里走动，就像一顶白帽子在晃。脸上满是皱纹，和人说话，总带着无奈的苦笑。只是在商海里浸泡时间长了，也有些变色变味，谈生意说起假话来，同样脸不变色心不跳。

高富有摊位的左边，是瘸子张河川。别看他腿瘸，却爱动，嗒嗒一趟嗒嗒一

趟,不停事儿地遛圈儿,二十来岁的瘸子活力四射,整个商场都是他的瘸腿。他一双眼睛贼溜溜的,东张西望,观察市场行情,看到热门商品,就摆在自己摊位上,歇斯底里叫卖。有买主了,转身跑人家仓库去拿,老鼠偷油似的。约定俗成,先来几天就算老商户。再加上他先赚了几个骚钱,烧得很,根本不把高富有往眼里放,不会说个人话,一嘴的脏臭。他经销避孕商品,还有男女自慰器。推销商品的时候,就像推销自己一样,龇牙咧嘴,瘸腿乱晃,全身都酸淋淋的。没生意就遛圈儿,卧不稳的兔子样。有时就在高富有眼前扭搭,屁股像膏了油,陀螺一般旋转。高富有烦死了,也不敢说他什么,赔个傻笑。张河川也是柿子光拣软的捏,拿个自慰器,在高富有前头比画着,说:“老高,帮我做个广告吧,给你提成。”高富有苦笑,摇头说:“你小子别跟老头儿闹了。”

老高最招架不住的,是来自他摊位周边一帮老娘们儿小娘们儿的戏谑骚扰。生意冷清的时候,她们都喜欢凑到老高摊位前,有给他介绍对象的,有询问他过去的老婆嫁到哪儿去的。老高不正面回答,一张老脸仰起来,稀疏的白发支棱着,花白的眉毛揪起来,透着诚恳厚道的眼神,眉宇间弯曲出几道犁沟皱纹,干涩的嘴唇蠕动着,光笑不搭腔。他自己劝自己,一大把年纪了,怎么也不能和一帮少妇娘儿们打情骂俏。但是,游戏归游戏,该出牌的时候出牌。有人就下手了,这个点下他的眉头,那个拧一下他的耳朵。躲避不开的嬉戏,再好的男人,也会被掐坏,被拧变味的。几个月下来,高富有似乎真的适应了。有时,也会对她们的挑衅挑逗,迅速作出回应:“浪吧!不上你们的当。”浪也好,戏谑也罢,在茫茫商海里,大家毕竟同在一艘商船上。天有不测风云,商海处处有暗礁险滩,大家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商涯同路人。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块儿沐浴杲杲阳光;当天空乌云密布,海啸从大洋袭来,出海口被海盗堵住,大家的共同利益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他们就会集结起来,迎击一切艰难险阻。

高富有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商户朋友,叫赵锡成。也许是两个人都从农村来,共同话题多,相互感情上很融洽。拿瘸子张河川的话说,“他俩尿到一个壶里了”。赵锡成是从农村来的复员军人,他带领全家在四海商场经商。刚开始他一个人,后来老婆、妹妹、儿子也跟来了。妹妹在三楼要了摊位,经销拉锁纽扣。彼此相互关照,觉得比都窝在农村种地强。赵锡成开始经销麻将牌,后又增加了毛绒玩具。他脑子很活泛,点子多,他让“老虎”骑在“狗熊”身上,让“小松鼠”咬住“大山猫”,而且,自己的摊位见缝插针,不留一点空隙,还经常把自己的样品摆在人行过道上,商户们意见不少。最初,商场委托组长高富有找赵锡成做工作,话不投机,俩人叽里咣当吵了一架。不打不相识,高富有过后也不

跟赵锡成计较,他骨子里有种自卑感,该打招呼打招呼,该让烟让烟,一来二去,俩人成了好朋友。后来,竟然狗皮袜子没反正,天天好得跟穿一条裤子样。

这天是周六,中午,当众商户纷纷狼吞虎咽吃盒饭的时候,四海商场突然停电。接着,商场商户科通知说,供电设备发生故障,决定下午停业抢修,商户们必须马上离开。

有好多商户,聚集在商场广场上的喷水池旁,七嘴八舌议论下午干什么。有的说去猴山看猴子谈恋爱,有的说去周边商场看行情,有的说去黄河游览区坐游艇,更有不要鼻子的说去“万山红遍”泡妞去。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去看足球比赛。下午四点钟,主队中都队和南国队打比赛,看不看比赛看个热闹。于是,一行二十多人,从四海商场前乘坐公交大巴,浩浩荡荡向东城体育场挺进。

高富有不想看体育比赛,特别不爱看足球比赛。电视上看过,进球不多,闹事的不少,看不出啥门道。但是,五排的商户弟兄们需要他。高富有老实随和,大家乐意和他相处。他在众商户心目中,是好好先生和开心果。不去看比赛不中,他被强拉硬拽上了车。

女商户梁金花,也没兴趣去。她之所以也上车,有高富有的原因。俩人正在好,一个大老头,一个中年娘儿们。虽是年龄和形象都不太般配,但当事人觉得很得劲,别人说什么没用。有个商户爆粗口,嫌有些人多嘴,说:屌屎屌动弹——闲使旷劲。上车前,梁金花跑到商场洗手间,火速捋飧几下。掏出小镜子,梳了梳她昨晚洗过的披肩长发,按了按她红润健康的脸蛋,并胡乱抹了点口红,用眉笔描出一层眼影。蘸水再把尖头红皮鞋擦了一遍,揉揉腰,扭扭屁股,一笑,中!人老是老点儿,但配老高还是便宜他了。然后,她潇洒转身,墨绿色的长裙旋起一阵风,卷着一股厕所的尿臊味,出门一路小跑,高举着她漂亮精致的小坤包,咋咋呼呼上了车,挤到高富有跟前。

东城体育场四周,挂满五颜六色的彩带标语,数支盘鼓队敲打得惊天动地。擂鼓手个个光着膀子,脸上涂抹着鸡血似的油彩,描着猪鬃似的浓眉,圆睁着公牛般的大眼,随着咚咚的鼓点,夸张地挥扬起鼓槌,扭动着狗熊立走的屁股。体育场内外,高频音箱喇叭组合在一起,一遍遍地播送着震耳欲聋的《中都足球》之歌。车流如织,人稠如粥,维持秩序的民警挥汗如雨,排队进场的球迷喜形于色。球迷节日,风云际会,五月的绿茵场,激情澎湃,群体癫狂。

进入体育场内,更是人山人海,声浪鼎沸。球迷们的交流对话,差不多都是

脸贴着脸嘴对着嘴进行的。体育场犹如环山合围的大盆地,气势磅礴,硕大无朋。环顾四周看台,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奇装异服,人头鬼面,如山花烂漫,似精灵聚会。放肆疯狂、顽劣神经质,从商场到足球场,一不注意,换了人间。

在等待比赛的这段时间,球迷们最自由最舒畅。大家海阔天空胡吹乱侃,尤其谈论起足球,既感慨又冲动。四海商场的球迷,在把中国足球世界足球一锅煮的时候,话题扯到对面的广告牌。大家感叹药商真能,把避孕药广告,做到生龙活虎的足球场,冲着观众的青春活力,先把老弱病残排斥在外,广告的受众精准明确,商品对路,经营理念清晰鲜明。大家看到,气势如虹的广告画面上,踢点球的男队员英俊潇洒,肌肉突起,表情夸张,一只脚踩着足球,一只脚远远甩开,面对球门跃跃欲射。球网后边,站着一个裸露漂亮的女人。画面一侧广告语:射进无效!张河川看了,扭头对身边的吕淑美说:“妈的,广告一点意思也没有,叫庆妞她老头试试,不塌架,保准有效。”他说的庆妞,是二楼卖电子表的女商户,三十岁老姑娘嫁了个五十岁的大老头。大家并不看好这桩婚事,都说这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早已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起来了。谁知,新婚之夜天还不亮,庆妞就跑到医院缝针去了。她哈着腰,捂着下身大骂老郎君:“你真他娘的大骗子,结婚前你一直说有二十多年的积蓄,我还一直以为是你的存款呢!”

这并非杜撰的笑话,四海商场的好多人都知道。今天,张河川只是烫剩饭。不过,高富有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他仰面大笑,先笑低了头,然后笑得抱住了肚子。末了,他皱眉问张河川:“路不平,”张河川因为腿瘸,不少人就这么喊他,张河川也习以为常,一喊就答应。“我不和你开玩笑,我也想说一句:河里的箢篱,鳖编的吧你?”两个人放肆地大笑。

高富有是个挂名球迷,并不解足球风情,充其量是个伪球迷。所以,曾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在大家都在热议足球的时候,他茫然四顾,有些不知所从。身旁的赵锡成,把一瓶矿泉水递到他手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一双老眼,仍眯缝着正在琢磨着什么。是啊,体育场如此雄伟壮观,得花多少钱哪!

的确,这座现代化的体育场,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这里地处省城远郊,原本是一片沉寂的黄沙岗,长满一层纷繁葳蕤的灌木丛。鸟儿在枝藤上盘桓,牛羊在绿丛中吃草。几条混沌小道蜿蜒从这里穿过,不时传出几声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大都市的郊野,一片古朴祥和的田园景色。灌木丛下,沉淀着商周文化的汁水,挟裹着秦砖汉瓦的散片碎砾。虽和繁华的大都市遥遥相望,却和现代商业文明恍若隔世。

自从修建了这座体育场,这儿的自然面貌和农民的生活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城市吹气似的在膨胀扩张,宽阔的马路在向城外延伸。从第一场大型歌舞晚会在这座新建的体育场举办之后,这里就像地火爆发一样,隔不了几天就会冒一次烟,情绪热得发烫。特别是每有足球比赛,伴随着比赛气氛的白热化,体育场内外,商业广告铺天盖地。足球,承载着沉重的商业文化。在利益的驱使下,足球向钱踢,为钱踢。足球场,飘荡着浓烈呛人的酒味药味和大商巨贾的铜臭味。

四海商场的球迷,都坐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刚才,张河川换了换位置,特意挨着高富有坐下来。他屁话鬼话多得很,此时不知他又触动了老高的哪个快乐穴位,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高富有的前后左右,坐着四海商场的梁金花、谭雨嘉、吕淑美、洪英妹、童小环一帮女球迷。别小看这帮女球迷,她们可是有多年的迷龄了。世界级的球星,她们都耳熟能详。贝利、马拉多纳、丰塞卡、维亚利、沙利莫夫、阿斯普里拉来,说起这些足球明星的花边新闻,就像阐述解析小商品的性能一样熟稔。进了足球场,就和妇女性解放一样,她们的疯狂,她们的放肆叫嚣,丝毫不比男人逊色。当中都队进球之后,她们几个先相互击掌庆贺,之后就极其随便地拥抱高富有。经营糖果纸的梁金花,先并起她扒拉数字的五指,照着高富有脖颈来了一掌,接着猛地扳过他的头,对着他胡子拉碴的嘴唇,用眉头狠狠顶了他一下,之后还不忘推高富有了一把。他一个摇晃,差点倒下去。梁金花哈哈大笑,然后又凑到他的耳边,看样子是想说些什么知心话,但当她张嘴要说的时候,却欲言又止,然后撤开身子大声说:“哎哟!五排长,你的嘴一股大粪味,比死老鼠味还难闻,回去我送你一管黑妹。”梁金花对高富有是有点意思的,她同情他的遭遇,相中了他的老实勤快,就是烦他的刻板,烦他个人卫生习惯不好。两人同在四海商场做生意,平时忙着数钱,很难有机会眉目传情。今天,大家都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击掌搂抱狂欢吼叫,自己也搭车上货,彻底放松一把。做自己的小动作,叫他们胡乱放屁去吧。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梁金花静静地坐在高富有身旁看热闹,她捂着半拉嘴,克制着自己,不敢多说话,不能和其他球迷一样,想唱就唱,想骂就骂。因为她知道,她所爱的高富有,不喜欢女人轻浮张狂。她坐在那儿,头戴一顶太阳帽,漫不经心地前瞻后顾,细碎的小牙嗑着瓜子,不时掏出花手绢,撮撮脸上并不存在的汗珠,借机展示她白皙光滑的小臂和灵巧的手指。逮住机会就剜一眼高富有。但对梁金花来说,热闹和骚动,远比足球容易感染调动她的情

绪。装摆作秀,是对她活泼性格的摧残。矜持、贤淑装不来,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原形毕露。球场上的吹吹打打骚动不安,像抓揉她的心一样,诱惑她积极染指球迷的言行举止。她经不起诱惑,一阵欢快的声浪,就使她忘乎自己扮演的角色。她伸手“啪”地给了高富有一掌。淑女戏演砸了,接下来,梁金花便骂骂咧咧,手舞足蹈,融入球迷大部队,跟着杀人的去放火,还原成四海商场那个女商户梁金花。

这时,几个女球迷也往他们这儿凑了凑,女球迷桑葚红问:“路不平,你看这场球,咱们中都队能赢吗?可是连输三场了,主场再不赢的话,我永不看他们比赛了。”稍停片刻,张河川朝着她们摇摇头说:“够呛,问题太多了。”女球迷吕淑美说:“不是刚刚引进两个外援?实力应该可以了吧!”张河川一脸坏笑,眼珠子朝她晃荡几下,说:“打个赌吧——这场球中都队一定输。”桑葚红说:“凭什么这么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呀你?”张河川装能伸出一个巴掌,说完一个问题蜷起一根指头:“有仨原因,这一呢,球队老总不破本儿拉关系,寡妇睡觉,上边没人。”大家想笑,但他装得一本正经,继续说,“第二个原因咧,教练不固定,就像妓女睡觉,刚暖热,就换人。”

知道张河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女球迷就一边笑一边站起身,想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可张河川又用手拦了一下,立马又蜷起第三根指头,趁热说:“三是内部不团结,像跟老婆睡觉一样,自己人老搞自己人。”吕淑美的拳头,扑通落在张河川的后背上,另一个女球迷,顺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张河川“哎哟”一声,触电似的站起来,又旋即蹲下去,在几个声东击西的动作掩护下,咸猪手贴着吕淑美松软的胸口,轻轻划拉一下,闪出鱼肚白的光晕。他贼笑着,说:“桃花盛开的地方。”吕淑美哪里是等闲之辈,她象征性地提了下裙摆,说:“张河川,还有这里,生你养你的地方!”

这时,数支盘鼓队从场外进入场内,顺着橘红色的跑道,在表演和敲打中徐徐行进。花拳绣腿,看得叫人眼花缭乱;锣鼓喧天,听着震耳欲聋。五个碾盘大小的白皮大鼓旁,十个擂鼓手个个背心短裤,光头裸臂,浑身油光发亮,绣球鼓槌蝴蝶般飞舞。伴随着强悍的催阵鼓点,球迷大军的呐喊此起彼伏:“中都足球!”“得劲得劲!”“中都足球!”“中、中、中!”“水煮南瓜!专治不服!”

在椭圆形体育场的南头,有一支装备整齐的球迷拉拉队,远远望去,他们身着赤红运动服,披坚执锐,长枪短炮,操弄着一大片西洋乐器,雄浑嘹亮的《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交替演奏着,而宽大的体育场内,滚动着旱天雷,吟诵着动地诗,中都队的主场气氛营造得浓烈滚烫。主场球迷的向心力和倾向

性,被调动调教得无以复加。

这种泰山压顶的助威场面,使窝在更衣室里的客队不寒而栗,以至白白牺牲了宝贵的赛前练球时间,直到比赛时间已到,主裁几次鸣哨催促,他们才瑟缩着身子走出来。他们站立在草坪边上,对着看台一隅,向千里迢迢来为自己球队加油的拉拉队,招手致意。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便被山洪暴发一样的主场啸叫压下去。客队显得势单力薄。可见,主队要在自家门口要横称霸,有太多优越条件。赢不下这场球,愧对家乡父老,死去吧。

比赛开始。这时,几乎全场的观众都看到,在球场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活跃着一个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男士。他上穿雪白坎肩,下穿橘红灯笼裤,头缠金黄丝带,只要主队一拿球,他就会猛举起两面小红旗,一个快捷闪亮的交叉,喧天锣鼓便响起来,军乐队的“长枪短炮”便拉出来,拉拉队的口号便歇斯底里喊起来。每每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足球从对方球门前滚过,便有一阵山摇地动和撕心裂肺的呐喊。

第二章 风雨绿茵铿锵玫瑰

不管怎样,主队终于先进一球,形势一片大好,谢天谢地。欢乐锣鼓敲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击节喊叫起来。老球迷舒来根和梁金花挨着坐,俩人平时就喜欢打嘴仗开玩笑,现在坐在球场看台上,更是放肆嚣张。被大家称为学者商户的舒来根,不知怎的,身在球场,却对比赛心不在焉。他从单身老总周慧莎,说起什么是真爱的话题。舒来根说:“这爱情那爱情,我不懂。如果让我重新在世上走一次,我是不会结婚的。我会把我的青春、身体,还有金钱,统统献给婊子。婊子,不含糊,就是婊子。这么多做生意的人,都没有婊子讲信用。你掏钱,她就脱。一分价钱一分货,掏钱多了,服务项目就相应增加。往往你一摸钱包她就开始笑了。她们有胆有识,服务到位。”

梁金花不识多少字,谈不上和舒来根平等对话,但她赏识他的学问,当然也讨厌他的黄话和酸味。一个大学教过书的人,不是斯斯文文,而成了流流气气的糟老头子。所以,她也不尊敬他,骚对骚,浪对浪,谁怕谁呀!她说:“老流,有屁放吧,你半肚子学问,半肚子坏水,你还是多行善积德吧你。”

舒来根说:“爱不爱,恨不恨,都一样。穷鬼和富翁,死的时候都一样。恋爱有什么谈头,跟唱戏表演一样,一出场就满嘴瞎话,哪胜婊子哟。掏钱找婊子,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买卖。”

梁金花觉得这老舒怪好玩的,但她为了表示自己的不认同,还是冲他白了一眼,眼和鼻子往一块儿挤了挤,蔑视地一笑。因为嘈杂声,舒来根提高嗓门,嘴又往梁金花的耳畔凑了凑,说:“当婊子,是一种谋生手段。所以,我们应该宽宏地把她们当成一个从业者。她们守信用也有成本,在她们的义务责任范围内,不经伙伴同意,床上是不能增加人的。而我们的老婆做得怎么样呢?她两

天没回家,还不叫细盘问。跟哪个男人走了?不知道。婊子好,人家不蒙不骗,打个电话就过来了,公平公道。还不带录音笔什么的,不像社会上的其他交往,人人都留一手,以防不测,多累呀。再说,和婊子相处,比和老婆相处简单——你得买家具,做饭扫地,生孩子了得好好养活,养不好,养一窝白眼狼。婊子比情人更好,情人情人,情人是躲在你身边摸情况的人。江山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请君入瓮,巧取豪夺。你要是不吃敲诈,即刻青面獠牙。婊子,是慰藉失落的男人而生的。我刚看过《历代婊子》这本书,文人评价婊子,美丽妖娆,节义双全,特立独行,情深似海。当然,婊子勒死男人的例子也有,那大多是男人不守规矩,占了便宜不给钱。”

一阵锣鼓的喧嚣又起,主队凭借主场优势,两次反攻气势如虹,但客队防守也固若金汤。攻得犀利,守得精彩,中都队得势不得分,久攻不下,急得球迷火烧火燎。有的人失去耐心,开始张口骂人。相反,客队在一段被动的防守之后,慢慢适应了主队狂轰滥炸的进攻节奏,逐步扭转了不利局面,打防守反击,信心如磐,一旦拿球,便即刻组织起凌厉的攻势,其势如水银泻地一般,哀兵必胜的势头清晰可见。

而占据主场优势的中都队,却像被施了魔法,眨眼间判若两队。进攻像瘸腿笨猪,防守如筛子漏勺。传球个个像斜眼,几乎每一脚球,都能传到对方脚下,去追个高吊球,都跟鳖爬一样慢。十来个人相互埋怨,自己人差点儿动起手来。人人张着嘴,鲢鱼缺氧似的喘气。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进攻之能,场面惨不忍睹,球迷们恨不得下去捶他们一顿,骂他个八辈祖宗。

主队的拉拉队也偃旗息鼓,众球迷陷入煎熬。环顾四周看台,几万张汗津津的脸儿直面草坪,体育场内鸦雀无声。四海商场的一帮球迷和全场的球迷一样,也都面面相觑,期盼奇迹的发生。

这时,中都队的右后卫终于表现出一点血性,从后场断球,沿边路左冲右突,晃过三名防守队员,一路助攻至对方门前,全场的主队球迷热血沸腾,都齐刷刷地站起来,凝聚成一个声音呼喊:“起脚!”“射门!”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向着对方的网窝飞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随即听到“砰”的一声,被横梁挡了出去。数万球迷,发出一声叹息。高富有也骂了句:“日他娘,打铁掉地上,搭一火!”并下意识地扬起巴掌,抽了自己一耳光。清脆的响声,证明他迷上了足球,四海商场,又多了一名铁杆球迷。因为迷恋,转眼就走火入魔,随后便在一场足球骚乱中跟着别人兴风作浪。

比赛在激烈的对抗中进行,足球场的火爆场面,是好多球迷料想不到的。

高富有看到,每当中都队一接到球,体育场内就即刻爆发出炸雷般的鼓动声。四周隐藏的大功率音箱,也会同时发出排山倒海般的虎啸。真叫人眼花缭乱,耳膜发胀。

比赛双方的身体接触越来越多,摩擦在逐渐升温。球迷几乎全部在站着看球,光是同时发出的嘘声,就足以使裁判手忙脚乱;更何况,看台上尽是生猛凶悍的土著球迷。这些喝酒不吃菜光膀扎领带的家伙,此刻,更是斜屁股吊膀,瞪着乌鸡眼看比赛,专骂对方顶尖队员,专找裁判的茬儿。

比赛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中都队的左前锋带球突破,被对方后卫一脚铲在小腿上,倒下去痛苦万状。对方严重犯规,但不知怎的,裁判只给了主队一个任意球,对严重犯规的队员,不但没有出牌,连个口头警告都没有。主队球迷不干了,体育场内吼声四起。塑料袋饮料瓶遮阳帽餐巾纸,凡是随身携带的东西,顷刻从四面八方一齐飞向草坪。

机灵的裁判,躲闪着“枪林弹雨”,像跳芭蕾一样跳来跳去。体育场内外的执勤警察迅速向场内跑道上集结,躁动稍稍趋缓,但责骂声仍不绝于耳。男人变成了匪徒,女人变成了泼妇。一串串撕嘴骂人的话,不绝于耳传向场内。

在高富有的前面,站着一个光膀子小青年,他突然向后旋过身子,举起他右手的一面小红旗,以命令的口气高腔大噪说:“注意了,我喊‘黑哨’,你们喊‘下课’,谁不喊,我日他爹!”

没有哪个球迷害怕日爹,但却齐刷刷地答应了一声:“中——”再看,小伙子的眼前,是一堵黑压压齐整整的人墙。“裁判!”“黑哨!”“黑哨!”“裁判!”……倒裁的声浪此起彼伏。因为球迷鲜明的倾向性,很难保障裁判的公正性。球迷的施压,迫使裁判的哨音畏首畏尾起来,甚至对明显的犯规,都表现出不该有的犹豫。

比赛正酣,被球迷斥为黑哨的裁判,因为大批警察的出现,使他躲过一劫。场内又恢复了先前的热闹鼓噪气氛,中都队的传切配合,也开始行云流水般流畅起来,扩大战果的希望大增。

谁知天公不作美,刚踢下半场的时候,场内似乎有些阴暗,抬头往上看,只见天上几团浓厚的乌云正在往一块儿聚,像是要下雨了。天空中先是一道道干燥的闪电,步步向球场上空逼近。接着雷声响起,从远方滚过来,电闪雷鸣和着场内喧嚣混杂的声音,霎时,偌大的足球场变成了涌动的噪海。又过了一会儿,雨真的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比赛被迫停止。绿茵场上眨眼有了积水。高富有、张河川、赵锡成、梁金花、桑葚红以及谭雨嘉等人,都相互关照着,躲进看